

# 風雨茅廬春寂寞 (上)

## ——偶然聚散盡癡狂

● 孫樹模 (彩色圖照刊第五頁)

楔子

風輕柳斜春來早；

水隨煙渺秋去了，

曾幾度門深藤繞、

青山迢迢，

任是心結如雲、

情網似繭，

怎銷得花落人瘦、

春雨連朝，

年年碧空連芳草，

休道有情天亦老！

——上引梁光明詞、翁清溪曲、

王芷蕾唱：「秋水長天」歌詞前

段，以喻民初兩大浪漫派詩人：郁達夫「狂戀」王映霞所鑄造的「恨海」與徐志摩「苦戀」陸小曼所塑造的「情天」。

「五四」之後郁徐崛起

郁達夫與徐志摩都是浙江人，同是民前十六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出生，且為杭州府中一九一一年班同學，故兩人交情非淺，唯郁達夫於一九一一年九月前往日本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就讀；四年後復入東京帝大經濟學部攻讀經濟。徐志摩則先在國內北京大學完成學業，旋赴美在哥倫比

亞大學專攻銀行學，並至英倫政治經濟學院研究。民國十一年兩人先後分別從「東洋」與「西洋」返國，其時適值「五四」運動之後不久，新文藝浪潮風捲殘雲般地席捲全國，文壇上新秀輩出，郁、徐二人為迎接新世代浪潮，郁達夫乃先與幾位留學日本同學（如郭沫若、張資平等）在上海籌設「創造社」，並於同年五月發行「創造雜誌」季刊（次年一月起改為月刊）。由於「創造社」諸人深受德國文學與日本浪漫文學所薰染，故所走的路徑是「傷痕的浪漫主義」，與胡適等所揭櫫的「理性主義」大相逕庭

（「理性主義」的文學理論是：「要有話說，方纔說話；話怎麼說，便怎麼說」），郁達夫是「創造社」的靈魂人物。他反對理性，富於幻想，以致他與張資平等的作品頗受當時社會上的責難。一九七八年邢光祖在他所寫的「當代中國的狂飆運動」一文中就曾對「創造雜誌」作露骨的批評，他說：「這刊物的作風，……也染上

人主義藝術的滅亡」，最後便消失在頹廢的肉慾崇拜中。」證之於張資平與郁達夫等的作品，倒是鞭辟入裏、一針見血的言詞。

十里洋場上海的浮囂，……著有浪漫

秋、聞一多、潘光旦等北大學者與教授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與「新月雜誌社」；民國十七年「新月雜誌」問世，由徐志摩擔任主編，該刊宗旨是「倡導自由主義的文藝」；由於徐志摩深受英國羅素與印度泰戈爾的影響，故謳歌「人生愛」與「自由愛」。

在人們的胸臆之中，那怕是海角天涯，到處都有徐志摩的氣息與身影。

### 春夢秋雲聚散成煙

把羅梭的原始主義與王爾德的頹廢主義相混，把維特（Werther）傷痕主義（Sentimentalism）與尼采的殘忍哲學相錯。」又說：「這一時期的文學（他把胡適所揭櫫的『理性主義』為『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的第一時期，把郁達夫等所倡導的『傷痕的浪漫主義』為第二時期），如果以『創造社』為代表，從浪漫主義至寫實主義，從為藝術而藝術的主義至於『個

同一時期，徐志摩與胡適、梁實秋、聞一多、潘光旦等北大學者與教授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與「新月雜誌社」；民國十七年「新月雜誌」問世，由徐志摩擔任主編，該刊宗旨是「倡導自由主義的文藝」；由於徐志摩深受英國羅素與印度泰戈爾的影響，故謳歌「人生愛」與「自由愛」。

走筆至此，不禁想起兩段與「偶然」有關的陳年往事。其一是在八年抗戰時期，皖中一座古城，已經四面楚歌，如同孤島；但以環城皆山，形勢險峻，敵騎深恐山中屯有重兵，故始終未越雷池一步，以致城中作業如常，弦歌未輟。余所就讀的安徽省立第八臨時中學，就設在這座古城的孔廟之中，因在戰時，全校學生一律均須住於校內，接受嚴格之軍事管理；那時舊道德與舊思維仍然存活在人們的心中，縱使同班男女同學，平時也很少有相互交談的機會，除非跨出校門前夕，所謂「戀愛信」才滿天飛。但是，天下事也未必盡然，我們班上就有個「張大膽」，在就讀「高二下」的時候，竟偷偷地寫了一封所謂「情書」給比我們低一班的「崔鶯鶯」

持，自我的憐恤，官能的縱欲。他們把羅梭的原始主義與王爾德的頹廢主義相混，把維特（Werther）傷痕主義（Sentimentalism）與尼采的殘忍哲學相錯。」又說：「這一時期的文學（他把胡適所揭櫫的『理性主義』為『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的第一時期，把郁達夫等所倡導的『傷痕的浪漫主義』為第二時期），如果以『創造社』為代表，從浪漫主義至寫實主義，從為藝術而藝術的主義至於『個

他的散文，詞采絢爛、富於情趣；他的詩融和歐美詩律及中國詩的風格，形成一種新的抒情詩體，在奔放曲折中充分表達民歌的複疊性，益增其空靈飄逸之美。三、四十年代，乃至五、六十年代，全國每一個角落的校園裏都傳誦著徐志摩的得意之作——新詩「偶然」；此詩流傳甚廣，確是無遠弗屆，就筆者親身的感受而言，幾乎半個世紀以來，「偶然」仍然迴蕩

在人們的胸臆之中，那怕是海角天涯，到處都有徐志摩的氣息與身影。

，這位看起來十分甜美的俏佳人，骨子裏卻並非是省油的燈；未幾，「張生」果然就接到她的覆信，全文是這樣地寫著：

「×同學：接奉來書，真使我驚惶失措，不知如何作答；想來想去，祇有將徐志摩一首膾炙人口的新詩抄錄於后：

我是天空的一片雲，

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欣，

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國難方殷，尚望自愛自重，以免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知名不具

某月某日」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九

月底，皖中一帶已經陷入一片火海，

我在上海正擬搭乘中興輪來台前夕，

我的這位少年同窗當時業已幸運地考

入江灣復旦大學外語系，他曾在黃浦

灘頭的一家小酒館裏為我餞行，趁著

酒興，我問他：「『偶然』之後是否

仍有伊人信息？」他搖搖頭說：「音

塵已斷，未曾聞問久矣；此情只待成

追憶，祇是當時真惘然！」

那年年底，我來到寶島，在鳳山

柳營中獲得枝棲，星期例假，總是和

兩三同僚到高雄西子灣頭，看海潮的

起伏，就在這山崖水涯，邂逅到一位

同鄉少女。那時她剛從廣州隨母來台

，已轉學高雄女中高一就讀，由於她

能歌善舞，風情無限，把老牌歌星白

光的「秋夜」唱得維妙維肖，於是一

小白光」的稱謂就在校外內外不脛而走

。我因與她沾有鄉誼的關係，故能登

堂入室，與她共話平生，但都意在言

外。

四十年夏，我考入台大經濟系，

北上前，曾向她辭別，並當面交與她

一封情詞懇切的信，表明愛慕之忱；

但小妮子扭捏作態，故作矜持，也如

法炮製地把徐志摩的「偶然」謄錄在

一張粉紅色的信箋上，並附上一張她

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玉照，

作為對我模稜兩可、欲迎還拒的答覆

。我到校註冊後，就一直將她的照片

「供奉」在我宿舍床頭的書桌上，以

便朝夕顧盼，聊解岑寂。次年冬季，

一個微雨初晴的寒冷午後，有朋自高

雄來，卻帶來一則驚訝的消息；當他

看到我案頭陳設著她的情影，就喟然

而嘆語重心長地說：「世事多變，你

應該有心理準備，聽說她的身旁已有

眾多的三軍官校健兒陪侍！」我乍聞

此言，確實有些氣惱，待客走後，我

卻不假思索，將她的照片從相框中取

下，當晚就火速地趕到北門口郵政總

局夜間郵局以限時掛號付郵璧退；但

是她也不甘示弱，竟把她自己的照片

撕成粉碎裝在一個小塑膠袋內退回，

從此，這「偶然」的交會，互放的光亮，就此熄滅，未再投影在彼此的波心。

我之所以簡略陳述以上兩段塵封已久的少年情事，無非是明證徐志摩的「偶然」依然永遠存活在人們心中，並且在不同的年代，伴隨著無數青少年度過他們苦澀的年華，如詩的歲月！

### 狂飆不經鑄成恨海

另一位新文壇的驕子——浪漫詩人

郁達夫，當時坐鎮上海，主持「創造社」，儼然執了文藝界的牛耳；其作品素以真實情感示人，尤多一己生活體驗的描繪，連與王映霞初戀時的「旅邸春光」也都鉅細靡遺地寫在他的「日記九種」之中，公諸於世，曾招致王映霞的愛恨交駢。其實，郁達夫在讀中小學時，原是一個品行方正的模範生，課餘曾熟讀四史、唐詩與一些中國古典文學（如石頭記、花月痕

），間或也讀些英譯小說（如初戀、春潮等）。一九一一年赴日就讀高等學校及東京帝大時，始涉獵屠格涅夫、契可夫、托爾斯泰等著作以及當時日本坊間流行的所謂軟性文學作品，受著主、客觀環境的影響，生活日趨散慢；依據他自己的陳述，由於當時日本生活程度不高，學校功課並不繁重，故「每天於讀小說之暇，大半時間都沉浸在咖啡館找女孩子喝酒。」（見《郁達夫全集》頁三）。

他的處女作「沉淪」就是他就

讀東京帝大那個時期完成的，全篇情色氣味濃厚；返國後，由上海泰東書店出版，除頗遭社會物議外，文藝界也大肆加以撻伐，認為已經衝破道德的藩籬。前大陸著名女作家蘇雪林女士（來台後曾任台南成功大學教授）對郁達夫的作品曾作嚴詞批判，她說：「郁達夫一面先後在武昌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上海法科大學教書，一面寫作。陸續出版寒灰、雞肋

、過去、奇零、敝帚、薇蕨、懺餘、斷殘各集，其後又結集出版為達夫全集。……所採大都以第一人稱，當然是他的自傳。即不用第一人稱，主人公的性格也都是一個模子倒出。……性的苦悶為唯一的主题。」又說：「其實外國頹廢派，最講寫作的技巧，譬如英國的王爾德，法國的波特萊爾，美國的愛倫坡等人的作品，藝術何等優美，他們所採取的題材固不能啓人美感快感，但經過卓犖的藝術陶溶以後，便教讀者覺得非常可愛，而渾然忘其內容的醜惡。至於郁達夫的作品，我老實說，比今日流行的黃色作品，高不了多少，因此我要剝奪他『頹廢大師』的頭銜，判他僅僅是個黃色作家。」（見蘇著《文壇話舊》頁六一——六二）

郁達夫是不是黃色作家？如果以今日的尺度衡量，平心而論，他祇是名士風流，放蕩不羈而已。由於他崇尚十八世紀德國文藝作家歌德（Go-

(cme)、席勒爾 (Seidler)、海涅 (Heine) 等的狂飆作風，浸假而把自身的幻想與體驗以及那些年少輕狂的風流韻事統統歸納在他的著作題材之中，有時難免在情愛方面著色太多，喧染過當，致遭當時衛道之士的不滿與苛責！唯其作品如較之三十年代張資平的黃色小說以及最近幾年纔在上海崛起的「豪放女」——衛慧「半自傳體」的情愛小說而言，彼此描繪的文體與內容，仍有若干差距，故謂他「頹廢」猶可，如稱他為「黃色作家」，則未敢苟同。茲在他的日記與小說當中檢斲薰香幾小段，分錄於后，以便中外讀者諸君作一個衡平的論斷。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他在《窮冬日記》裏有這樣的奇想：

「夜深一個人睡在床上，默想 Madam S. 的動作、行爲，很想馬上帶她出國去，上巴黎或南歐 Venice Florence 去度異國之春，但是錢總來不轉，情性又

太重，終祇是一場空想罷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西遊日記》中曾記述他與潘光旦、林語堂等友人同遊距杭州有百餘里之遙的浙江省臨安縣，因為那裏有宋餘杭名妓「琴操」的墓，名士筆下總離不開「風雅頌」，試看他如何記載杭州太守蘇子瞻「戲語」琴操的事：

「……過鐘樓後，便到了琴操的墓下。一塊荒土，一塊粗碑，上面祇刻著『琴操墓』三個大字，翻閱新舊臨安縣志，卻不見琴操的事蹟，但云墓在（玲瓏山）寺東而已，祇有馮夢禎的琴操墓詩一首：

絃索無聲濕露華，  
白雲深處冷袈裟，  
三泉金骨知何地，  
一夜西風掃落花。  
……東坡來訪琴操事，曾見於菜地裏的那一塊碑文之上：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詞，子瞻喜之。

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為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為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

『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斃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琴操不語，子瞻拍案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為尼。

郁達夫的日記共有九種，不下十餘萬言，自無法一一列舉，唯從以上兩段日記內容窺之，文士筆下風流，千古一轍，自難謂為「黃色」；不過，他在眾多小說裏所描繪的若干情節，確屬有些荒誕不經，最為人所詬病

。茲從他所寫《風鈴》裏節錄幾段，似與他就讀東京帝大時的「艷史」有關：

「……六月間黃梅雨後的時節……放暑假後……他因為神經衰弱，不能耐長途的跋涉，所以便一個人到離N市不遠的湯山溫泉去避暑。……一天在梅雨晴後的烈日底下，……走到那溫泉場的一家紅葉旅館的時候，已經是午後五點多鐘了。洗了澡，吃了晚飯，喝了幾杯啤酒，他日裏的疲倦就使他睡著了。不知道睡了幾個鐘頭，他那同沉在海底裏似的酣睡，忽被一陣開紙壁門的聲響驚醒。……只見一個十六七歲少女，消瘦長方的臉上，裝著一臉驚恐的形容，披散了漆黑的長髮，長長的立在半開的紙壁門檻上。浮滿在室內的蒼黃的電燈光和她那披散的黑髮，更

映出她的面色的蒼白來。……窗外的雷雨聲，山間老樹的咆哮聲，門窗樓屋的震動聲，充滿了室內，他覺得好像在大海中遇著了暴風，船被打破了的樣子。……

「深山的夜半，一個人在客裏，猛然醒來，遇到了這樣的情景，他當然大吃了一驚。他與那少女呆呆的注視了一會，那少女便走進他的床來，發了顫聲，對他說：

『……對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在這……這半夜裏來驚醒你。……可……是今天我我的運氣不好，偏偏今天母親回去了的今夜，就發起這樣大的風雨來。……我怕得很吓，我怕得很吓，是對不起得很……』

……但是我請你今夜放我在这裏過一夜，這樣大的雷雨，我無論如何也不敢一個人住在間

壁那樣大的房裏的。』她講完這幾句話，嫩白的頰上，忽然起了兩個紅暈，大約因為她呆的太看得出神了，所以她的眼角上，露了一點害羞的樣子，把她那同米粉做成似的纖嫩的頸項，少微動了一動，頭也低了下去了。（限於篇幅，以下從略）

「……他們兩人那樣依依對坐在那裏，就覺得樓屋的震動，和老樹的搖撼全沒有可怕的地方，他聽聽她那柔和的話聲，看看她那可愛的像貌，心裏只怕雷雨就晴了。……但是他心裏真想……」（以下從略）見《郁達夫全集》頁四五—四九）

綜上以觀，郁達夫在三十年代中國文壇上嶄露頭角，獨樹一幟，固係由於其才氣縱橫，詩才飄逸所致，但畢生放浪形骸，一派名士作風，也是

為人詬病之尤。最後流落海外，竟死在日寇刀槍之下，得年僅四十九歲（一八九六—一九四五）；英年早逝，的確令人惋惜。

### 緣成於詩緣盡於斯

郁達夫與王映霞初遇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地點是在留日同學孫百剛家中，那時王映霞剛從杭州橫河橋女師畢業，雙十年華，豐容盛鬋，郁達夫一見之下，就驚若天人，從此窮追不捨；次日就邀請孫百剛夫婦與王映霞在上海「豫豐泰」酒樓晚宴，趁著酒興，即席成詩二首，大膽向王映霞示愛，其文如下：

#### 贈映霞

朝來風色暗高樓，  
偕隱名山誓白頭。  
好事祇愁天妒我，  
為君先買五湖舟。

※ ※ ※

籠鵝家世舊門庭，

鴉鳳追隨自愧形。

欲撰西冷才女傳，

苦無椽筆寫蘭亭。

自此之後，郁達夫不分晝夜，造訪孫府，藉機與王映霞接近，雖曾為孫百剛夫婦一再勸阻，然郁達夫卻一意孤行，使得入世未深又震於達夫文名的王映霞亂了方寸；初猶顧慮彼此年歲懸殊，對方已有妻室，深恐一旦戀情暴光，必遭社會唾棄，故曾一度走避故里杭州，意欲與其疏遠。孰料郁達夫經多方打聽之後，就如影隨形，隨即而至，並與王映霞外祖父——江南名士王二南詩酒唱和，談古論今，深得老人的讚賞與肯定；唯獨映霞寡母王守如愛女心切卻極力反對，然終為達夫的苦鳴心志與愛女的回心轉意而捐棄己見。達夫以溫和而柔軟的手段連闖二關，終於得到二老的寬容與諒解，乃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下午七時假杭州「聚豐園」餐廳與王映霞文定，當晚席開四桌，到賓客數十人

，一時衣香鬢影，燭影搖紅，達夫一向嗜酒貪杯，乘此花月良宵，能不狂飲終宵，泥醉而歸！

次年二月，他倆就在「上海北火車站附近小旅館裏住了一個月」，到了三月中旬，才在「東亞飯店」請了兩桌客，算是「結婚喜筵」（見王映霞自傳，頁六三—六四）。當時郁達夫日常一應開支全賴其鬻文稿費與版稅收入支應，但他購書成癖，耗費不貲，以致捉襟見肘，入不敷出；他與王映霞的結婚新居——上海嘉禾里一七六號內「連電燈電扇都付厥如」，遑論其他。但王映霞當時卻甘之如飴，她認為精神生活應重於物質享受，「在精力充沛的我們心靈裏，只有和愛，只有歡樂，只有未來美好的憧憬。」（見其自傳，頁七一）

無奈這種甜蜜生涯，僅僅勉強維持兩度寒暑；因郁達夫病肺，且每飯必酒，有時王映霞勸他少飲幾杯，他就負氣離家出走，使得王映霞心靈上

受到莫大的傷害。她曾抱怨地說：「郁達夫有過人的智慧，絕世的才華，可是他每當腦筋一轉，脾氣一發，就不會顧及前後，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很知道這一件事做錯了，他亦了解這件事情會在我的精神上留下難以銷除的傷痕。」（見其自傳，頁一〇〇）不僅如此，最使王映霞反感的，是郁達夫常在詩文當中把她「視作妾姬」，如郁所寫的一首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就有「朝雲」一說：

病肺年來慣出家，  
老龍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難耐，  
九月秋遲桂始花。  
香暗時挑閨裏夢，  
眼明不吃雨前茶，  
題詩報與「朝雲」道，  
王局參禪興正賒。

（朝雲後改霞君）

這使王映霞認為是「孰可忍孰不可忍者」，所以她說：「很明顯，這

是把我比作蘇東坡姬侍朝雲。以後也在〈毀家詩〉中，又把我比作白樂天的姬侍樊素。說實話，我也是有文化的教養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豈能無動於衷。」（見其自傳，頁一〇二）王映霞並且認為「環境」使郁達夫「養成一種苦悶的頹廢的性格，不習慣有規律的家庭生活，到了某個時候，他想恢復一下他的幻想，便立刻無聲無息地出走一次。……不過從我的性格來說，他的這種舉動，似乎是我們家庭生活的癥結。爲了愛面子，在朋友面前我不敢聲張出來，愛與恨的複雜的感想充滿了我的心。」（見其自傳，頁一〇四）「我本不在乎他的窮與富，我只需要他以真摯的感情對待我，就像他當初狂熱地追求我那樣，可是現在又怎樣呢？真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

（見其自傳，頁一一〇）

郁、王兩人都是浙江人，杭州是王映霞的故鄉，所以他倆都希望「在

杭州有一個潔淨的小小住宅，可以舒適地飲酒、美食、看書、寫作。」（見其自傳，頁一四二）俚語云：「有志者事竟成。」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他們以一千七百元的代價在杭州玉皇山背後購地三十畝作為基地，同年年底開始構築他們的愛巢——「風雨茅廬」，次年春竣工，佔地一畝四分四厘，「並不像有的人想像的那樣富麗堂皇」（見其自傳，頁一四五）祇是「風雨茅廬」建成之後，就真的「風雨」連朝，風波迭起；首先是郁達夫於一九三六年二月應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之邀擔任省府諮議，隻身前往福州；王映霞本擬一個月後前往，卻遭郁達夫峻拒，一直到次年三月才允成行；祇是沒有多久，蘆溝橋一聲砲響，又驚破兩人短暫的好夢；經商量結果，還是由王映霞先返故里杭州，靜觀待變。「八一三」淞滬戰起，謠言紛紜，都言杭州不保，有陷敵之虞，王映霞乃啣郁達夫之命，攜兒帶母



前往達夫老家富陽避亂。及至富陽，又聽說富春江將被封鎖，則無出路可言，乃又兼程趕至浙江臨時省會所在地——金華，據說比較安全。未幾，浙江省府又播遷至麗水，映霞以當時省主席黃紹竑與省府各廳處長均為達夫前此在杭州時的舊友，且必要時從麗水前往福州較為便捷，故又在一九三七年冬天，攜家帶著遷往麗水，就在麗水，與省教育廳長許紹棣相遇，其時許紹棣喪妻未久，有小兒女環繞其側，映霞同情其遭遇，乃欲介紹孫多慈與其相識，故而彼此間有書信往還；其間適值郁達夫也自福州返抵麗水，在寓所內檯子上竟發現三封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函件，他未經求證，就認定是許、王之間的「情書」；其內心對映霞的反感，自不待言，自此之後，兩個人就齟齬不斷，事無鉅細，都是爭吵的導火線。

一九三八年三月，郁達夫辭去福建省府諮議，而應軍事委員會第三廳設計委員會之聘擔任設計委員，全家隨同遷往湖北武昌。郁達夫一俟到職之後，就被派往臺兒莊等地前線勞軍，戎馬倥傯，行蹤飄忽，偶爾歸來返抵家門，仍然餘怒未銷，稍不如意，卻故態復萌，離家出走，終使王映霞忍無可忍，也效達夫故技負氣離家到他的友人曹秉哲家小住，經曹氏夫婦電知達夫，他不僅不去將映霞接回，反而在武漢「大公報」上刊登「尋人啟事」，故意羞辱映霞。旋經友人調協，又登報道歉，自承「精神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並登報招尋。啟事曾誤指女士與某君的關係及攜去細軟等等，事後尋思，復經朋友解說，始知全出於誤會。」如此出爾反爾，徒增彼此間的怨對。

旋武漢告急，全家老小六口又從武漢遷至湖南常德，因當地物價過昂，乃奔赴友人易君左的老家漢壽暫住，在烽火連天、朝不保夕的日子裏，這對亂世鴛鴦也有重歸於好的意圖，但嫌怨已深，一時間尚無轉圜餘地。一九三八年九月底，陳儀重邀郁達夫前往福州，孰料達夫一經返抵福州，卻一反常態，竟馳電浙江省府諸友人詢問「映霞是否前往麗水與許紹棣同居？」故技重施，希望能嫁禍許紹棣。其時武漢業已淪陷，漢壽似非久留之地，映霞矇在鼓裏，乃又攜同一家老小奔赴長沙；適遇長沙大火，所帶行囊全在長沙火車站付之一炬，次日始搭上火車前往江山，再往福州。到達福州之後，才知道郁達夫已應新加坡「新洲日報」之聘，主編副刊，並且為王映霞與其長子辦好護照，其餘兩個幼小孩童囑交映霞母親帶往浙江雲和縣照顧；王映霞至此已別無選擇，只得照辦。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們一家三口在福州馬尾上船，經香港，直抵星洲；但客裏光陰，仍等閒虛度，由於宿怨難消，芙蓉帳裏，自難圓舊夢。

風」旬刊上竟刊出郁達夫所撰的十九首〈毀家詩記〉與一闕〈賀新郎〉詞以及註疏，是為王映霞堅持求去淚別星洲的主要原因，茲將郁達夫所撰詩詞撮要分錄於后：

一、

離家三日是元宵，  
燈火高樓夜寂寥；  
轉眼榕城春欲暮，  
杜鵑聲裏過花朝。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杭州的「風雨茅廬」建成之後，應福建公洽主席之招，隻身南下……實就是我毀家之始。風雨南天，我一個人羈留閩地，而私心惻惻，常在思念杭州。在杭州，當然友人很多……友人××廳長××君，就係平常交往的良友之一。

二、（從略）

三、

中元後夜醉江城，

行過嚴關醉未醒；  
寂寞渡頭人獨立，  
滿天明月看潮生。

八一三戰事，繼七七開始，我因阻於海道，便自陸入閩，於中元後一夜到嚴州。……到閩後，欲令映霞避居富陽，於富

春江南岸親戚家賃得一居。然住不滿兩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隨××君上金華麗水去同居了；其間曲折，我實不知，祇時聞浙江來人言，謂某廳長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樂，我亦祇以一笑付之。（筆者按：依據他們的友人——前中央日報社社長胡健中在他所撰的〈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悲劇〉一文曾指出：「……以紹棟為人之方正清廉……及他們（指許、王）每次相見都有別的朋友在場，在十目所視之下，我確信他們的關係僅止於愛慕和別

後的通信……。」郁詩刊出之後，王映霞亦曾致函「大風旬刊」編者陸丹林「說明事實」真象，她說：「……他（指郁達夫）十二年來，對於我為他的犧牲，對於他的誠意與仰望，全部拋棄在天外……。」因為無隙可乘，於是便興風作浪，竟以那友誼的信札（指她與許之間的書信往還），來算作我唯一的罪狀，濫施攻擊與謾罵。這樣就可以遮掩他的醜史（指郁過去在江山「叫娼喝酒，醉不成歡」等事），中傷我聲譽了麼？……」綜上以觀，郁達夫對於「傳言」既未「求證」，復以「詩」與「註」公諸於世，如此恣意而為，確實有些莽撞。）

四、

寒風陣陣雨瀟瀟，  
千里行人去路遙；

不是有家歸未得，  
鴛鴦已佔鳳凰巢。

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果然大雨連朝，我（指郁達夫自己）自福州而延平、而龍泉、麗水。到了寓所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絕我同房……第二天，映霞仍拒絕與我同宿……但到了第三天，某君（指許紹棣）自金華回來……將於下午六時去碧湖，映霞突附車同去，與某君在碧湖過了一晚，次日午後，始返麗水。（以下從略）筆者按：郁達夫的友人曹聚仁在《也談郁達夫》一文中說：「一位詩人（指郁達夫），他住在歷史上，他是個仙人；如住在你的樓上，他便是個瘋子。」又說：「君左（易君左）和我一樣，都覺得達夫有點虐待狂。」

六、（從略）

七、

清溪曾載紫雲回，  
照影驚鴻水一隈；  
州似琵琶人別抱，  
地猶稽郡我重來。  
傷心王謝堂前燕，  
低首新亭泣後杯；  
省識三郎腸斷意，  
馬嵬風雨葬花魁。

六月底邊，又奉命至第三戰區視察，曾宿金華雙溪橋畔，舊地重來，大有沈園再到之感。

某君稱病避不見面。

八、九、（從略）

十、  
猶記當年禮聘勤，  
十千沽酒聖湖濱；

頻燒絳蠟遲宵柝，  
細煮龍涎澆宿醺。

住話頻傳王逸少，  
豪情不減李香君；

而今勞燕臨歧路，

腸斷江東日暮雲。

與映霞結合事，曾記在日記中，前塵如夢，回想起來，還同昨天的事情一樣。

十一、（從略）

十二、

貧賤原知是禍胎，  
蘇秦初不慕顏回；  
九州鑄鐵終成錯，  
一飯論交竟自媒。

水覆金盤收半勺，  
香殘心篆看全灰；  
明年陌上花開日，  
愁聽人歌緩緩來。

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飯後，某君來信中，敘述當夜事很詳細。（以下從略）

十三、十四、（從略）

十五、

急管繁絃唱渭城，  
愁如大海酒邊生；  
歌翻桃葉臨官渡，

曲比紅兒憶小名。

君去我來他日訟，

天荒地老此時情；

禪心已似冬枯木，

忍再拖泥帶水行。

重入浙境，心火未平，晚上在

江山酒樓，聽江西流妓高唱京

曲「烏龍院」；終於醉不成歡

；又恐他年流為話柄，作離婚

的訟詞，所以更覺冷然。

十六、(從略)

十七、

去年曾宿此江濱，

歸夢依依繞富春；

今月梁空泥落盡，

夢中難覓去年人。

宿延平館舍，係去年舊曾宿處

，時僅隔一年，而國事家事，

竟一變至此。

十八、(從略)

十九、

一紙書來感不禁，

埋頭長夜帶愁吟；

誰知元鳥紛飛日，

猶曠冤禽未死心。

秋意著人原瑟瑟，

侯門似海故沉沉；

沈園舊恨從頭數，

淚透蕭郎蜀錦衾。

到閩後，即接映霞來書，謂終

不能忘情獨處，勢將於我不在

中，去浙一行。我也已經決定

了隻身去國之計。她的一切，

祇能由她自決，顧不得許多了

。但在臨行之前，她又從浙江

趕到了福州，說將痛改前非，

隨我南渡。我當然是不念舊惡

的人，所以也高唱一闕《賀新

郎》詞，投荒到這炎海中來了

二十、

憂患餘生矣。縱盡傾錢塘潮水，

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塗

中當死。恥說與，衡門牆茨。親見桑

中遺芍藥，學青盲，假作癡聾耳，姑  
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滅家何恃？且由他，鶯鶯

燕燕，私歡彌子。留取吳鉤拚大敵，

寶劍豈能輕試？殲小醜，自然容易。

別有戴天仇恨在，國倘亡，妻妾寧非

妓？先逐寇，再驅雉。

某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姦淫

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姦

淫要強得多。並且大難當前，

這些個人小事，亦祇能暫時攔

起，要緊的，還是在為我們的

民族復仇。

### 恩斷情絕淚別新洲

不管郁達夫所寫的詩詞與註釋是

臆測，還是事實，他既已與王映霞雙

雙來到新洲，理應彼此互重互諒，相

濡以沫，但他不此之圖，反而寫出如

此不堪的「長恨歌」，這教王映霞何

以自處！至此，彼此間已恩斷情絕，

王映霞祇有求去，別無他圖。

一九四〇年三月雙方終於協議離婚。五月，王映霞淚灑新洲紅燈碼頭

，搭上郵輪，經香港，轉飛戰時陪都重慶，在外交部文書科獲得枝棲。旋

由王正廷（曾任外交部長與駐外大使

）夫婦介紹，王映霞得與時任華中航業局經理的鍾賢道結識。一九四二年

四月四日王、鍾兩人在重慶「百齡餐廳」舉行隆重結婚典禮，一時冠蓋雲

集，轟動山城，婚後兩人感情彌篤，大有相見恨晚之勢；就王映霞而言，

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彌補了她前此感情上的缺憾。

郁達夫於太平洋戰事爆發後，無法在星洲立足，避居蘇門答臘，化名

趙廉，並在蘇門答臘一個小鎮——巴爺公務經營酒廠，與當地人何麗有結婚

，以資掩護，然仍不能逃離日寇的魔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抗戰勝利

後不久為日本憲兵殺害。（未完待續）

本文參考書目

1. 郁達夫情書：郁

達夫著，遠景公司出版。

2. 郁達夫日記集：

郁達夫著，長歌出版社

印行。

3. 郁達夫全集：郁

達夫著，大孚書局出版。

4. 王映霞自傳：王

映霞著，傳記文學社出

版。

5. 文壇話舊：蘇雪

林著，台北文星書店印

行。

6. 中國新文學大系

：郁達夫主編，大漢出

版社再版。

7. 新月選集：徐志

摩、葉公超、梁實秋主

編，德華出版社印行。

8. 徐志摩散文集：

徐志摩著，益群書局印

行。

# 滾滾塵緣

「滾滾塵緣」，所談止於風月。其實，文學、戲劇、音樂、美術與人生，幾者都是密不可分的。不論你所學為何，不論妳從事何種職業，如果生活不能藝術化，生活中缺乏文學的滋潤，那是何等地枯燥無味！「人、應該每天聽一點音樂，讀一首好詩，看一幅美畫，同時，假使可能的話，說幾句通情達理的話。」信耶？非耶？端賴讀者去品評了。

作者：孫樹模  
出版社：聖文書局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108號3F  
劃撥帳號：0739333-2號  
定價：台幣280元

